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說

目錄

卷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任嘉春

春秋通說目錄　　春秋類

臣等謹案春秋通說十三卷宋黄仲炎撰端平初尚書李鳴復進其書於朝仲炎字若晦温州布衣其書大意謂春秋有教有戒其教存乎書法其戒存乎事實而無襃貶蓋一掃

言例之拘而毅然直攄胸臆者然如論子同生一條謂左氏因記太子生之禮并問名等語故起此事恐非經文録經者誤以傳文加之又如宋伯姬卒一條謂書卿送葬故書卒與上書宋災為兩節此類非一皆不免於好為異說至於觸類引伸旁通曲證論往往涉及後代史事斷其得失亦非釋經之正體獨其文辭條暢而議論亦嚴正不苟有足取者況

春秋因史以成經故凡言史者必以春秋為權度仲炎引史以證春秋而即執春秋以斷史其理亦本相通言各有當未可概以泛濫譏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通說原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

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襃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襃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敎戒天下

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為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内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

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吴楚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鬬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重内而輕外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

民生為萬世立治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為臣子為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四方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辯葢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襃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

書其君殁曰薨外諸侯曰卒内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
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
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
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
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為特詳是得其實
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
於聖人者故於説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

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
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為斷上以伸仲尼之志
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
炎序

春秋通說卷一

宋 黄仲炎 撰

隱公

元年

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不得自稱

元年於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為元者從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内之人稱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内則所記生子者書於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葢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則周盛時也周盛時列國已各有史矣漢荀悦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

有二史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聖人述之以紀事而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

春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商周之時異於夏之時也若三代不易時則孔子不應獨取夏時也歲有四時而春必冠焉夏后氏以建寅為歲首則寅為首春矣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子為首春矣孟子謂秋陽以暴蓋周之秋夏之夏也七八月之間旱蓋周之七八月

夏之五六月也春秋於成元年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書春為周時明矣葢周之孟春仲春即夏之仲冬季冬也宜寒而燠故以無冰為異而書也若是夏時之春東風解凍豈可以無冰為異而繫於其下哉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荆蠻之横

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月竊用天子之賞罰如所謂予奪諸侯大夫之爵氏者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王正月

元年者魯侯之元年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何言乎周之正月明諸侯奉周之正朔也夫尊為一人統臨天下此王者之常勢天地之大義堯舜三王之所同

也周自幽王失德諸侯背叛戎狄因之遂墟其國逮于平王不能自振始去酆鄗之都東徙洛邑四旁之地已入于侯國者不可復取因寡就狹儕於邾滕於是貢賦不至而有下求朝覲不集而有下聘諸侯之大者自相雄長顧宗周蔑如也至於怨而取其禾怒而執其使傲而請隧偪而問鼎闕兵於繻葛召會於河陽常勢墮而大義泯矣夫因是以習習以為常雖有才識之士如晉叔向鄭子産齊晏嬰之倫出乎其

閭畢謀悉辯自為其國不以無王室為非也盖至於
春秋之末則又甚矣故孔子喟然嘆曰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盖謂周室雖微名義未改將以道濟
天下舍東周其誰哉旣乃即春秋以正一王之義當
是時王室已不能班歴于諸侯諸侯已不復受朔于
王室久矣而書于春秋必曰王正月焉所以挈天下
垂散之統而還於周之王也此教行則世之為臣子
者當不以衰微喪亂而易其尊君戴上之心而僭竊

之禍息矣其後諸葛亮用一隅之蜀圖興漢祚庶幾
仲尼存周之志也若夫周瑜賈詡之徒自安於吳魏
之佐非罪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古者不盟盟者不相信也或謂三代之俗惟周爲薄
盟詛之事生於誥誓之窮蓋世變之不得不然歟曰
非也世變雖下而人心之信未嘗一日不存也左氏
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盖子路之行誼聞於鄰國雖背叛之臣猶且信之以爲無事於盟況不爲背叛者乎以此觀之凡諸侯之交際必有待於盟者是不能爲子路而已矣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邾盟於七年書公伐邾所以見信不由中者未有不背者也三傳謂儀父者邾子克之字非也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於邾子而字之其曰邾儀父者盖邾之大夫任政者也儀父名也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皆以父爲名也春秋之

世凡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舜在側微象日以殺己爲事及爲天子則封象於庳而富貴之故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鄭莊公叔段同姜氏所出姜氏愛段而欲立之段驕其母之私愛而不恭其兄此固莊公之所不能堪也既而段不得立而莊公立爲莊公者亦可以善處此矣奈何藏怒宿怨處段於京初不加

裁制養成其惡而遂討除之使無所容於其國仁者處天倫之際果如是乎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勝之之辭也所以為世之為人兄者之戒也茍知以鄭莊為戒則知以舜為法矣左氏謂段不弟故不言弟非也段之不弟固無足言而春秋亦未嘗以去親為貶也若以不言弟見其不弟則有書弑父而言子如楚世子商臣之類者豈見其子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代天理物之稱也宰冢宰也咺其名也仲子惠公之妾也仲子先於惠公之末年至是平王使來賵之待之以夫人也故以夫人待仲子則嫡庶亂矣以歸賵役冢宰則朝廷輕矣以天子諂諸侯而歸其妾之賵則君臣易位矣一動而三失萃焉此東周所以衰壞而春秋所由始也司馬通鑑論周威烈始侯三晉以爲天子自壞其禮不知周自壞禮固已起於平王之末陵夷二百四十餘年間其紀綱法度蕩然

久矣尚何責於威烈也哉春秋書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糾也宰周公也皆居冢宰之任者也然而或稱名或稱公何也咺未賜爵而攝也糾以伯爵充也周公以三公兼也三者皆摭史之實而已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不相信也春秋此年書及宋人盟十年書暈伐宋敗宋師取郜防以見世之從事於盟約而無由中之信者未有不背者也不書公微者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君子在位則紀綱正紀綱正則國勢重矣小人在位則紀綱壊紀綱壊則國勢輕矣故君子小人者國勢重輕所係也觀祭伯以王朝卿士而外交諸侯可謂小人之壊紀綱者矣朝廷之上用小人以壊紀綱則國勢安得而不輕哉此春秋諸侯所以無王者亦王朝有以致之也向使朝有君子守節死義為淮南所憚如汲黯公正不私無疆外之交如朱邑以正紀綱

而尊國勢則周駕雖東必可復振無諸侯僭上之禍矣春秋書祭伯來豈不可為有國者用小人之明戒哉

公子益師卒

春秋書大夫卒有二義焉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見當時專用公族為大夫之非明君臣之義者所謂教也明當時專用公族為大夫者所謂戒也夫股肱之虧元首之痛也故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

卒哭不舉樂三月之内禓衰以居不接吉事春秋以
來禮廢義薄至有卿喪未葬而君舉樂如晉平公者
矣故春秋卿大夫卒必書之惟弒賊出奔與夫黜免
者則不書所以重人臣之終明君臣之義也若夫古
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卿大
夫盖以賢選也春秋列國之大夫惟取公族甚者如
魯三桓之子孫世執國政不復以賢選矣故春秋書
公子公弟公孫叔仲季孫卒無他姓者所以見魯專

用公族爲大夫之非也使後之人君行其所教則遇臣有恩當不以土芥犬馬視其臣矣用其所戒則任官惟賢當不以天位私於公族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衣冠禮樂之所存也自古聖人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者非特人事亦天理也自周道衰王國無采薇之政諸侯無費誓之規於是以强陵弱以衆暴寡列國既

曰尋于干戈彼亦起而承其獘遂乃畏其威而列于會者相繼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據其國都也左氏載定四年吴入郢吴子以班處宫是以兵據其國都也春秋紀兵之形十有二侵伐圍入戰敗遷滅襲取城追其事雖不同然為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者罪一而已莒人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觀向姜之

不安其室是莒子不能正家道不行於妻子也不知自反而怒其姻國以兵入據之向之民何罪焉故書曰莒人入向忿兵也不能正家反已之所為也

無駭帥師入極

觀左氏載隱四年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隱之不能制其大夫可知矣然則無駭入極之師亦豈其君之命也哉春秋書無駭帥師翬帥師以見君弱臣强之禍

此其始也書其事即見其罪矣不以去氏族爲貶也三傳皆以去氏族爲貶非矣翬他日弑隱公罪不容於死而得稱公子者豈無貶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戎盟於七年書戎伐凡伯以歸所以著要盟無信之不可恃也唐渾瑊與吐蕃會盟而柳渾計其必叛豈非有見於春秋之教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裂繻來逆女見紀侯之不親迎也伯姬歸于紀見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也紀侯之不親迎是紀侯失夫之義也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是伯姬失婦之節也王通氏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說紀子帛者一曰紀子君也帛其名也一曰裂繻之

字也以書法攷之若是紀君之名則莒子何以不名若以爲裂繻之字則大夫不當加君蓋紀子者紀君也帛文誤爾或曰紀侯也何以稱子曰滕侯也而亦稱子蓋時王黜之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卒稱薨葬稱小君尊之也尊夫人者尊君之敵也子氏者何也穀梁子謂隱妻是也蓋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齊是隱所娶猶宋

女也春秋於隱元年書仲子必繫之惠公所以别夫人子氏之為隱妻也文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其明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蓋死而後賵含之也隱元年之前而仲子旣死非今之子氏明矣左氏因誤以今之夫人子氏薨為仲子薨遂以前年歸賵為豫凶事不亦誣哉平王雖昏弱亦何至歸賵於未死之人乎必無是也夫人薨不地明有常所也子氏之不書葬何也隱有遜桓之志不以成禮葬其妻也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世周道陵遲王綱圮壞於是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故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以明王者失道所致也可無畏哉何休以爲日有食之應一國一臣之事謬矣夫日光虧奪所闕者大非君天下者何以當之李尋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豈爲一國一

臣之應哉善乎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詔曰朕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令二三執政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此蓋庶幾春秋之義也若夫宣帝以五鳳四年日食歸咎於楊惲而誅之不亦何休之謬哉杜預以爲日食忌正陽之月尤非也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月也未甞不以爲忌也詩十月之

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而詩人醜之亦豈不以爲忌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卿也書尹氏卒明世王卿也案尹氏自宣王幽王之時已居大臣之位故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至此當一再世而又告喪于魯故此年書尹氏卒其後

昭公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執東周之政也夫執政大臣國命所寄不能公選天下之賢而使尹氏得世世居之蓋其間必有弗克象賢者以壞法亂政此東周所以衰微也不惟周也魯三桓晉六卿齊崔氏陳氏皆世其官以執國政卒成僭逆之禍春秋備書其事為有國者之戒嚴矣哉

秋武氏子來求賻

莊十五年家父來求車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何也古者君在亮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平王崩桓王方立冢宰攝行軍國之事故不得以王命書也禮喪無求賻況天子乎以天子不能治喪而求賻於諸侯以諸侯不能賻天子之喪而待於求君臣之義胥廢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生相往來死相赴弔有朋友之義焉故春秋書

外諸侯卒葬以見其恩且明易代也内曰薨外曰卒

非與之也外諸侯薨而以卒赴者自執卑禮也故魯

史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書弑逆之事不徒正名定罪而已蓋使後世爲

君父者明其爲禍之慘而謹戒之務絶其萌焉爾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左氏載衛州吁有寵於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諌而弗聽既而立桓公故州吁弑桓而代之立桓之見弑由莊之不早辨也驕其子而不教恣其弄兵而不禁雖惡物醜類天稟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爲人君父者可不戒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邂逅相會於道塗之間者也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人之情也何以書曰古者諸侯行役以王事故不以相遇爲非春秋諸侯行役以私謀故以相遇爲罪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阻兵而修怨則伐鄭者衛爾而首宋公者推宋公主兵且序爵也衛有弑逆之惡諸侯不加討而反助其逞兵是黨逆也黨逆之君有不導其臣以逆者

鮮矣他日宋督之禍非兆於此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帥師助衛翬黨逆也黨逆之臣必自爲逆者也他日寫氏之變非兆於此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在上聞天下弑逆之賊而不能討也於是衛齊之臣子憤而討之以見天子之失刑也然州吁弑而卒殺於

衛無知弑而卒殺於齊以見世雖喪亂而弑逆之人猶無所容其身也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公子晉者非有天子之命先君之傳徒以衛人推而立之故衛人立晉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者大亂之道也後世如唐肅宗以平盧節度使卒遣使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方鎮廢立出於士卒非衛人立晉之類乎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魚者射魚也何以知其射魚也觀左氏載臧僖伯之諫其專及於蒐田獮狩治兵振旅末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是知其為射魚也隱於當時必驅役兵徒遠至于棠之地如韓愈氏驅鰐魚文所謂選才技吏民操强弓毒矢與鰐魚從事者是也然韓子志於除害而棠之役何為哉恣情縱欲極於樂而已矣後世如秦始

皇幸瑯琊候大魚出而射之漢武帝自尋陽親射蛟

江中皆魯隱之爲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

晉武帝追崇庶母宣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摯虞建

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遂稱夫人經

言考宫若配食惠廟則宫無縁别築前漢孝文孝昭

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太宗之廟義同春秋又漢立寢於陵其制非古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別建寢廟議者從之盖臧壽之論雖明庶母不得祔廟然以仲子成風遂稱夫人與考宮為禮則誣春秋矣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者自成風始盖上僭也仲子未嘗稱夫人也仲子之不稱夫人者是隱公猶不敢以夫人稱妾母也隱公不敢以夫人稱妾母而亦不敢以妾母祔姑於是別宮以祭之自以為得

禮矣不知妾母之子爲君則得立別廟子祭孫止仲子雖是桓公之母然在隱公時桓未爲君豈得築宮以祀之哉今隱公考仲子之宮而用備樂焉是猶僭夫人也臧壽之議但當言庶母於禮不祔廟不必以春秋書考宮爲得禮可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人主溺於嬖妾之愛如宋武帝爲宣貴妃立廟都中亦以爲春秋所與豈不可恨也哉

初獻六羽

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僭用八佾今始殺而用六也
雖始殺而用六然薦之仲子之宫則僭矣且六羽之
殺止於仲子之宫而羣公之廟僭樂如故也何以知
羣公之僭如故也子家羈謂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
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
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是知羣公之僭如故也
邾人鄭人伐宋
螟

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註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此四種皆蝗也觀漢循吏治民有道蝗不入境則知蝗之爲災非不道所致乎夫民火耕水耨終歲作苦禾稼垂成而蟲蝗敗之則饑饉流亡之禍至矣此春秋所以書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有所輸也委送財幣之辭也如左氏載晉饑秦輸之粟是也鄭人厚財幣以求平於魯故曰輸平輸者蓋釋怨爭為和好也釋怨爭為和好美意也何以書蓋鄭方仇宋而求得志焉圜視列國如魯之望者可與為援而不可與爭故來輸平而非誠於為遷善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古者天子合諸侯故謂之會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是

也春秋諸侯始私相會盟矣盖上僭也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内女為諸侯之嫡夫人者則書其歸餘姪娣不書也伯姬歸于紀則既為嫡夫人矣叔姬娣也何以書盖魯不以叔姬為伯姬之娣而以紀夫人之禮歸之紀侯亦不以叔姬為娣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

辛伯曰內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滕侯卒

春秋於外諸侯卒凡赴告無大小悉書之一視同仁之義也左氏謂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之以名趙子非之曰豈有君薨在殯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其君父之名哉又曰凡諸侯同盟名於策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得而紀此說得之攷諸春秋凡十

人卒不書名皆當時並無朝會聘告事迹所以不知其名爾餘皆有往來事迹則知而名之然亦不必同盟但嘗往來亦書名也或曰成二年公及秦人盟而十四年秦伯卒不名十三年公會滕人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何也曰是與其大夫會盟爾非其君也非其君猶不知其名也

夏城中丘

易稱設險守國而城中丘何以書葢城郭溝池雖有

國者所必有而非古人所恃以爲固者也楚子囊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謹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北魏朝羣臣請增京城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匄蒸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故楚不以城郢而安魏不以城小

而危是知春秋諸侯不修德政以爲結人心之本而區區倚城郭溝池爲固輕用民力者皆非也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此說得之矣如近世城築之患抑有甚焉者守牧之官類以治城郭爲能事往往悉取辦於民力而聲於人曰吾能不費縣官而了此役也是以城堞雖美而政無以得民其不資寇者幸爾然則春秋之教其可以不明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禮緣人情則諸侯之交於鄰國宜有往來聘問之禮也齊使弟年來聘何以書左氏云結艾之盟也蓋爲鄭人植黨以仇宋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王使至魯而戎伐之是敢于蔑王章也戎伐王使而魯不救是敢于藐共主也至于敢于蔑王章藐共主此所以爲東周之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春秋諸侯相伐取地者多有之矣未有捐地以與人者也捐地與人以懲爭利之習宜聖人必與也鄭伯使宛來歸祊何以書惡譎也盖鄭方有宋之爭而求得志焉顧已力之不能逞也則資魯以助之懼魯之不盡力也則歸祊以餌之魯受今日之餌則他日為已役者宜不得辭焉此其用術殆與晉獻公以璧馬

賂虞而假道伐虢者不異也然晉之力足以亡虢而取虞鄭之力不足以亡宋而取魯

庚寅我入邴

非其所有而取之非義也受人餌已而不知人之將役已非智也庚寅我入邴豈復有羞惡是非之心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曰春秋之初有三國相與私盟而後有諸侯之參盟有諸侯之參盟而有諸侯之羣盟諸侯羣盟則天下有霸而無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莒人者大夫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據周禮有天子聘問諸侯之禮而與諸記傳不合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也左氏載晉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葢聘朝者皆諸侯事天子之禮爾戴禮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亦是使諸侯交聘而非天子聘諸侯也當周之盛時諸侯未相吞併而四

方之國固多矣若如周禮所稱天子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則頻歲之間當盡出王朝之士使奔走於四方亦恐不暇給也又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蓋膰一焉者即歸脤也王室歸脤乃是賔先代之特禮豈例

用於諸侯哉舉此一事他可知已漢承秦滅學之後五經立博士皆有師授獨周禮晚出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其間容有可疑者故不得不以諸傳記爲定也或謂古者天子尚有聘士之禮如漢世用羔鴈元纁蒲輪玉帛下聘巖穴之布韋者況諸侯乎曰不然此爲有道者屈故以特禮聘召之非以時聘問也當春秋之世諸侯僭禮竊權蔑視王室縱不能討而反加聘問焉以上諂下亂之道也故書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盛陽之月雷雨既動而雨雪若凝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繆甚矣春秋書之以明當時人事乖戾皇之不極至於干陰陽而召災異者如此其影響也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挾卒

無駭翬挾之不稱族氏何也趙子曰隱不爵命大夫

是也或謂隱桓之世大夫多不稱族氏盖未命於天子者也未命者猶有待於命也莊以後大夫皆世爲之不待命於天子而稱族氏矣不知隱桓之時亦豈待天子之命耶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魯之君臣悉力以翦宋者盖爲鄭役也爲鄭役者盖

為鄭人歸祊之利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工於載事而謬於釋經其敘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未爲不得其實至謂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爲得正之體何其無識之甚哉鄭莊者當時諸侯之至姦黠者也爲王卿士而際王室之衰徧視侯國如齊魯宋衛之君皆庸瑣不足以有爲也於是奮其詐力陰

有霸諸侯之志方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取之鄭莊乃待之以不校豈真不校也哉正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斂其翼當其不校之時莫非深為計之日也故其始以祊田餌魯而魯輒附之因魯連齊而後用師于宋以洩已忿焉於王命乎何有既敗宋師而求逞其所大欲者未已也於是又取宋二邑以與魯擠人之有而為已恵既以報魯又將以終役魯爾其與晉文公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使之納賂於齊秦而藉以濟

城濮之師者同一詭道也春秋方惡其譎而左氏乃以正之體稱之豈不悖哉然春秋不書鄭歸郜防而以魯自取爲文者明魯隱之貪也貪得於外而不知喪身之禍伏於蕭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殤不懲其敗而興伐戴之師鄭莊必乘其敝而收取戴之利葢成宋殤之禍者在好兵稔鄭莊之惡者

在用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伐宋入郕入許皆鄭爲謀主而書首齊者鄭推齊主兵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有因相見無私相朝何謂因相見古者諸侯旅見于京師與羣至于方岳行役以王事而因得以相見也自周轍既東天子無巡守方岳之事諸侯

無朝覲京師之禮於是弱爲强所制小爲大所役而後有私相朝朝者矣如魯之類弱於齊晉則畏事齊晉而朝齊晉滕薛杞邾之類弱於魯則畏事魯而朝魯故春秋書諸侯來朝與公如他國者皆所以見其慢上行私非禮焉爾三傳妄以諸侯相朝爲得禮而世儒多從之不知諸侯之職爲天子守民社者也寧有天王在上而諸侯非奉王命而荒棄民社以朝事敵已之國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載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蓋隱之禍隱之自取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亂臣賊子譬諸蝮蛇無往而不螫也人望而疾之豈必其螫已哉隱有遜桓之志而翬請殺之絶人兄弟之親此其用謀何減蝮螫使隱公於此亟謀誅翬而遜國於桓則雖

夷齊之讓無以加矣不知慮此而坐遭反噬故曰隱之禍隱之自取也蘇軾氏引秦氏論此謂李斯聞趙高廢立之謀非其本意初懼蒙恬之奪其權故勉而聽高使斯聞趙高之言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有德於扶蘇豈有既哉何蒙恬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信矣隱之縱翬猶斯之聽高也而皆不免焉故太史公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此之謂也爲内諱故

不言弒明臣子之義痛悼其君父而不忍言也然不曰薨于某寢某宫則弒自見矣其不書葬者公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蔡景許悼弒而賊未討皆書葬也盖不書葬有二或仇人當國或國内亂不以禮葬之與在外之國方有變雖葬而不暇赴故不書爾隱之不書葬仇人當國不以禮葬之也是皆摭其實而已矣

春秋通説卷一

春秋通說卷二

宋 黄仲炎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古者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君喪在殯縁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弑君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魯史載之故孔子述之爲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

而下皆由之雖漢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爲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元年十月上僊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爲太平興國元年異乎逾年改元之義蓋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薛居正沈倫盧多遜輩不攷諸春秋也哉

公即位

書公即位言非禮也古者舊君既殁嗣子必以君命即位于柩前如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誥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盖君臣父子之義於此兩得焉即王者之事可以知諸侯之事矣魯之隱莊閔僖成襄皆合此禮故春秋不復以即位書之若夫桓文宣成昭既於君薨之日立爲君矣又復於明年歲首行即位之禮以誇於衆執喪而冕此春秋所以書也三傳者不得其説妄以爲攝不書

文姜出不書亂故不書公出不書是何多岐也又謂繼故不書繼正則書之至於繼故而書者則曰此成其志焉爾旣以書爲善又以書爲惡使觀春秋者何所攷信哉故曰例窮而無以通之而曲爲之解是也胡氏亦惑於其說謂國君逾年改元而後行即位之禮何其末之思也夫即位與改元事體不同國不可曠時無君豈待逾年也哉如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相去纔九日爾若君薨嗣君未立必待逾年改

元之後則何以繫民人之望絶窺伺之萌哉至疑喪服不可入廟則以爲冢宰攝行朱氏因之又爲權宜借吉之説皆失之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明上無天子而天下有弑逆之賊而列國之君大夫皆所當憤疾而討之也使列國之君大夫皆有憤疾而討之之心則弑逆之人當無所容於世而其禍息矣

惟當時列國之君不惟不能疾之又為其黨與以成之如鄭莊會于垂以定魯桓四國會于稷以立宋督而後亂臣賊子之禍始接踵於天下矣故春秋書公會鄭伯于垂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明黨逆之罪以教天下後世治亂臣賊子之獄者必治其黨也治其黨則為惡者孤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許田者許之田猶言邾田非魯之舊也魯隱末年從
齊鄭入許得是田於許邑春秋雖不書魯取許田而
書鄭假許田于魯者則知許田非魯有而魯取之許
明矣然許鄭之鄰也鄭之欲許田尤急於魯之欲許
田也當魯隱爲鄭莊所餌悉力以佐其兵鋒故許田
入魯而鄭不敢爭也今鄭莊因魯桓有簒立之事知
其情方䳸𩂍而可以撼動之也遂持璧以假之而婉
致其直取之意於是魯不敢靳焉此可以見鄭莊謀

利之巧又以見其黨桓之惡者由有所利而爲之也其盟于越者申固假田之約也

秋大水

春秋於水旱螽螟雨雹凶饑之變悉書者所以謹天戒憂民生著人事乖戾所致明有國者所不當諱隱也此義行則爲人君者必有引咎自責側身修行如殷湯周宣者矣必有稱朕過失詔羣臣議如漢文帝者矣爲人臣者必有取四方水旱災變入奏言之如

魏相之於宣帝李公沆之於真宗者矣若夫人君以災變爲諱而不樂於聽聞人臣揣摩君意而不敢以聞於是姦諂之術行欺蔽之害起或天下水旱而曰不爲災或海内蟲蝗而曰不傷稼或謂聖德已至而天變不足懼或謂氣數偶爾而非人事所關遂使弊政不除黎元受害者豈非不講春秋之罪哉淫雨不止則爲大水漢儒多以爲至陰之沴殺氣之應也而蘇軾氏則謂陽極爲水繇政事緩弱所致盖以春夏

川澤洋溢秋冬水脉收縮見之是皆未爲的要之政事失中即干隂陽之和而致旱乾水溢之變不必泥一方之説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荀子有云肉腐生蟲魚枯招蠹自古人君受亂臣賊子之禍者未有無其故者也左氏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督因民

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於是殺孔父而弒殤
公由此觀之殤公之禍蓋在於屢戰而民不堪命者
爲之故也夫數戰則疲民阻兵則失衆計其屢戰之
時國人苦之行者死於鋒鏑居者斂於誅求肝腦塗
地六親不能以相保必有疾視其上者矣此督所以
得肆其逆也故書曰宋督弒其君以爲兵火弗戢之
戒明矣孔父與夷之傅也位爲大臣職主兵事當亟
戰疲民之日不能諫正其君遂使督借以聲衆歸罪

於已而殺之以及其君故以不能諫正其君則不忠以不能先覺其亂則不智不忠不智其殺身禍君宜也公羊子乃以賢目之豈不謬哉茍以孔父爲賢則凡敗亂其國之臣卒死於敗亂者皆賢矣胡氏襲公羊之說至以孔父比漢汲黯孔融蓋未之思爾夫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朝有君子固姦邪所憚而不敢乗也若使不免爲姦邪所乗則無貴乎君子矣汲直在漢淮南寢謀此豈孔父所能望哉孔融仕於垂

亡之漢權位不足以行其志當曹操雄姦兵柄在手征伐四克羽翼既成孔融雖有忠憤之心而不得施者勢也豈若孔父身居要職而不能格其君之非使至於亂哉盖孔父之罪當與從君於昏死於私暱者同科而以比肩於正直忠良之士失之甚矣

滕子來朝

先儒論滕侯爵而書子凡有數說一曰以其朝篡逆之魯桓故貶而書子不知春秋凡書外國來朝魯桓

者即明其黨惡之罪不待降爵也苟以降爵為貶則凡不降爵者皆無貶乎鄭伯會桓而猶爵以伯也杞侯朝桓而猶爵以侯也何滕之獨見削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者豈聖人因罪滕子之朝桓遂併及其子孫而不赦耶一曰去公侯之爵而從子男者殺貢賦也如平丘之盟鄭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是亦不然當時五等爵貢在人耳目者實不可掩如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亦其實不可

爾豈得實爲公侯之爵而自貶以從伯子男之貢其誰信之且晉以霸强誅求小國故小國爭承貢賦以求殺焉固其宜也今滕於魯皆列國爾雖滕小於魯畏而朝之亦何至爭承貢賦如事霸國者而自降其爵哉闢此二說則知杜預云侯降而子為時王所黜者蓋得之矣或謂周室衰弱豈能黜陟諸侯不知周之失政正在此爾王朝刑罰不能略施於强大之邦而區區用於杞滕之小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以

見吐剛而茹柔畏强禦而侮鰥寡者非王政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會鄭伯于垂蓋鄭成魯亂也而不書成亂非諱之也既書公會即知其爲成魯亂矣稷之會宋不與焉不特言成宋亂則無以明其所爲也或曰宣十七年晉靈公爲扈之盟亦成宋亂爾襄十三年晉平公爲夷儀之會亦成齊亂爾雖會盟無宋齊之文何以不特舉其所爲耶曰宋昭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

毋以及國人蓋弑賊者衆而晉不能討猶有説也晉平公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莊公説是敵怨而不討亦有説也未有受賂以成宋督之亂如四國者故舉其尤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魯桓篡弑之賊也其黨弑逆以取賂器固其常習不足罪已而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者所以深悲魯先公之廟而爲賂器之藏也左氏載會于

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春秋舉魯而言則三國之得賂可知矣甚哉利賂之爲害也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弑逆天下之大惡也齊陳鄭之君一蔽於利賂之欲至於叛大義黨大惡而不顧況其他乎是以自古有道之君必清心寡欲不殖貨利有道之臣必奉公潔己務絶包苴故能使朝廷清明政刑不繆不然則上下征利賄賂公行而有罪者得以賂免不賢者得以利進賞罰討必

至於僭濫禮義必至於消亡國家必至於危亂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主會者鄭而先書蔡者序爵也于鄧鄧與會也於是荆楚寖强謀害中國蔡鄭鄧逼近於楚故懼而會焉當時中國惟齊爲大不求以爲主顧與二小國謀之此乃鄭莊自恃其瑣瑣之智既敗宋入郕取戴入許

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謂人莫已若故挾蔡以誑鄧不知其力之不足而欲以長諸侯禦大患難矣孟子有言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國盖王者以德霸者以力以德服人則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而力之所不勝則殆矣若鄭莊者無大國而求霸者歟

九月入杞

或謂隱伐邾稱公此不稱公者惡公以不正入人之國故削公以示貶也信斯言也則隱伐邾無貶乎盖

春秋據實紀事其稱公者公親將也不稱公者非公親將也然其爲陵虐小國之罪均爾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盟戎不至此何以至穀梁子曰危之也是不然等盟戎爾危桓而不危隱其說不通矣盖春秋之義中國與戎盟耻也隱不至隱猶有不得已之意焉桓策勲于廟是不耻其所耻故即其實而至之也此義明則中國不得以和戎爲功矣故富鄭公弼奉使契丹

增幣以講好而終身耻道其事豈非有得於春秋之義哉凡公返行而策勳飲至則書否則不書

三年春正月

何休謂桓三年以後有月無王見桓無王而行也如休之説則桓元年二年書王者豈以桓爲有王哉聖人正以諸侯之無王故修春秋以明尊王之教若諸侯有王則春秋可無筆矣杜預又謂周室不班歷故不稱王不知周室之衰天子不班歷諸侯不奉朔久

矣使如杜之說則昭二十三年以後子朝之亂王室無君而春秋書王正月者豈亦班歷也哉胡銓氏又謂桓元年書王以端其本二年再書王以待天王之誅至是三年矣天王不能討故去王以示義抑不思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不討也若以天王不能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信斯說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

而褫奪其稱號也不亦僭哉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簒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二年之後耶此皆不通之論也然則桓三年以後無王者蓋如夏五闕文爾

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以簒逆得國其初不能不懼天下之討也竊計當時周室微弱不足懼已所可懼者桀黠之鄭强暴之戎大國之齊宋而已於是元年會鄭而鄭與魯二

年戌宋亂而宋與魯又於是年盟戎而戎與魯至此又成婚于齊而為嬴之會其自保之計可謂至密而不知上天之網終於不漏故禮成不反之禍萌於婚齊之日觀春秋書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十八年公薨于齊則知世之惡人焉可自恃其為計之密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非王者不言命其書齊衛胥命罪僭王也三傳以為不盟妄矣使其不盟則會與遇皆不盟曷為

以胥命書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桓之謀主也桓自命為大夫故稱公子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越境而送女是愛之不以其道也魯侯因會而納婦是婚之不以禮也姜氏禍魯兆於此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春秋十二公惟桓宣以不道得國宜無以致豐祥之慶然惟桓宣之世有年大有年何哉昭二十五年書有鸜鵒來巢左氏曰書所無也蓋書有以見無也桓宣之世日食大水蟲災譴略同而宣又大旱蝝生冬饑者再以此觀之則桓三年書有年則他歳無年可知矣宣十八年書大有年則他歳大無年可知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田狩之義二習兵所以衛民也取物所以奉先也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狩之謂也若夫逐盤游之樂恣從禽之好至於敗德荒政病民殄物者危亡之道古人所甚戒也郎遠地也公之遠狩于郎者其殆逐盤遊之樂恣從禽之好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聘諸侯非正也況寵篡逆者乎時桓王有討鄭之志故聘魯以求助不知寵篡逆以墮三綱刑政亡矣豈

可復以討諸侯哉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己丑三傳皆以爲魯史舊文而孔子因之非也孔子修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並存之訛不應述而不削遺無故之疑也此必聖人筆削之後傳録者誤爾或謂甲戌下脱一所書之事然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於紀者將以襲紀也小人陰險之情狀

豈不可畏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求魯而不見答故復遣聘也至於使仍叔之子則又以見王朝用人之謬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必由於學俟其成德達材而後用之然必四十而後從政則其未仕之前所以涵養而通練多矣周衰政教廢失凡公卿大夫老不堪政即使其子代之不惟不出於成德達材之彦往往不待强仕之年如武氏子仍叔

子之類以乳臭之童而任邦國之政即子産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豈不繆哉此可為後世取士用人者之戒矣

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周政狃於弱甚矣桓王一旦憤然欲振其威權以鄭伯不朝而親將以伐之此亦有志於扶衰拯敝者而伐鄭何以書曰不擇罪而致討不命將而親征盖妄

舉躁動之師也當桓王之時魯有不道之桓宋有不臣之督天下之罪孰有大於此者而天討不能加也聘幣之使方接踵於魯庭寵篡逆以隳三綱不足以言王政矣鄭伯不朝罪或可畧而必討之不置此謂不擇罪而致討者也天子之征諸侯也內則使卿士外則任方伯將王命以臨之王不自征也今不忍一朝之忿挾不足倚仗之人以天子威重而自將以伐諸侯一戰不勝而王室益以微矣此謂不命將而親

征者也不擇罪而致討者非義不命將而親征者非謀非義非謀而欲以威諸侯服天下不亦難哉或曰鄭小而魯宋大者也以王之力不能治鄭則何以討魯宋之罪哉曰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爲陳恒之事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夫陳氏厚施於民而民從之故民之與之者半不然皆不與爾魯桓宋督之事討其國人皆莫與之也舉國人之所不與者而以天子之名義討之其孰曰不可

哉討當其罪則天威振而人心服矣尚何鄭伯不朝之足怒耶惜也桓王欲振其威權而不知討之出於此也左氏載繻葛之戰王卒大敗而春秋不言戰明王者無敵於天下也不言敗爲王者諱也此皆春秋尊王之教也

大雩

雩求雨之祭也何以書雩而加大僭也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禮也魯郊用辛日雩亦用辛如昭二十五

年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爲雩上帝明矣然則魯雩當何如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社稷山川之在封內者諸侯祭之宜也

螽

觀斯螽動股之詩則知其常有也觀螽斯蟄蟄之詩則知其常多也何以書爲災焉爾

冬州公如曹

春秋以爵書公者宋公是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公

州公虞公是也此皆居王者三公之任者也左氏載隱十一年王取鄔劉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州陘隤懷此皆王畿之地王朝公卿食采之邑也王朝三公食采於州故曰州公而非州國也明矣人臣之位孰如三公之尊固當與國家同其休戚今以王師敗衄于鄭則懼而如曹平安則保其位危難則逃其君玆豈人臣之義哉楚雖國亡得包胥而外援至唐雖兵亂有李勉而朝廷尊國有人焉

雖喪敗之餘猶有可振起者今觀州公之事則王室何頼於若人哉宜聖人惡而書之為萬世人臣之戒也左氏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所謂國危者王國爾非州國也淳于州公姓氏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當如郭公之類簡編脫誤爾說者以寔為州公豈其然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據臧僖伯所稱講事者四時之制則蒐苗獮狩三年之制則治兵振旅初無大閱之名也此書壬午大閱者得非大合國人而閱之以夸示其甲兵之盛異於講事之常制乎此可以見其好武佳兵之甚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載五年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而代之則是佗既為君矣春秋諸侯雖以簒弑立者踰年必稱君佗既

立踰年不稱君而曰陳佗何也穀梁子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佗以匹夫行而淫于蔡蔡人不知佗為君而殺之故以殺陳佗赴於魯也由此觀之凡為人君而去鑾旗之飾失藩衛之嚴微服盤遊見弒賊手猶殺一夫而已可無畏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不縁經而載事者多矣九月丁卯子同生者盖左氏因記太子生之禮并問名等語故起此事恐非

經文也錄經者誤以傳文加之爾如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註云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之之類不然春秋書子同生甚無義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預曰火田也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聖人且猶惡之況求盡利於民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說者皆以穀伯鄧侯朝乎簒逆之魯桓故貶而名之不知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名爲貶也以名穀鄧爲貶則不名者無貶歟然則名之何也穀梁子曰失國也故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爲烝烝進也冬之時百物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祭之也烝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閉蟄而烝今烝用

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爲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

舉則爲黷夏五月丁丑烝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不稱使無君命也遂逆王后于紀專君命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后歸不書而書紀姜者事由祭公非王者之命失

正始之道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君父在而世子行會朝之事是國有二君也父而使之雖篤子之愛不可以為訓也子而行之雖從父之令不足以為孝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
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三傳者皆雜襃貶以亂經而公羊爲甚公羊之最謬
者以孔父爲死義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滅紀爲盡
祖禰之心以宋襄喪師爲比文王之戰似此之類其
誤天下後世不淺矣鄭伯寤生卒祭仲執國之政受
命以奉其嫡子忽爲君有死無貳仲之職也一旦見

執於宋貪生苟免遽立突而黜忽視變易其君不曾如弁髦雖斧鉞刀鋸猶恐不足以痛懲之況可許以權乎以祭仲爲權是使世之姦臣賣君賣國以自爲利者皆借權以自解則天下國家之禍安有已哉漢高后欲王諸吕王陵固爭而陳平不爭既而陵以急得罪平以緩收功宜平之賢於陵也先儒論此則以陵爲可法平爲可罪蓋不如是則黨邪禍正縈存醜亡身謀而國不計君逋而讎是與者將接踵於天下

矣夫有平之功且不免罪況不能爲平之功者乎此

可以觀春秋之教黜公羊之妄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

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

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

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市井小人嬉游狎昵無所不至指天誓心以示無他一旦言意之不快則舉挺刃而鬬反目若世讎者即魯宋二君之所為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孟子有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又曰善戰者服上刑春秋書諸侯之戰盖明其以爭戰殺人宜服上刑焉爾至於衛侯背殯從戎廢居喪之禮稱爵以交鄰國上刑之服又有甚焉或曰喪制有從金革而無避者非歟曰爲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之存亡所繫者是以從權制而無避也故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雖在喪服之中而征築並舉盖度輕重緩急有不得已焉者矣今衛侯從齊宋燕以出戰豈有門庭之寇事之不得已哉直好戰而已爾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

夏五

夏五闕月當是傳經之誤穀梁氏以為孔子傳疑非也夫文不關於教戒而遺無故之疑者豈春秋意哉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諸侯親耕以奉粢盛必廩而藏之故魯有御廩猶月

今季秋藏帝藉之收于神倉是也春秋書壬申御廪災乙亥嘗凡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嘗於乙亥則是壬申為致齋之初日也御廪之災不於他時而於嘗薦致齋之日其畏甚矣得非桓為不道而宗廟之靈將不歆其祀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其言以者何也以之為言用也趙子曰凡不用我師

而用彼師者曰以何以知之以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知之也左氏載柏舉戰事並吳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也今伐鄭之役得非宋人用四國之師而不自用其師乎夫不用吾國之師而用他國之師是不愛他國之民也宋人是已以吾國之師而爲他國之用是不愛吾國之民也齊蔡衛陳是已二者皆不仁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穀梁子曰求車非禮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車服上之所賜下者也而求之下其過甚於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論也當周轍既東王畿之地僅儕於列國方物之貢不至於京師天子特擁虛器於其上用度空乏至於下求凡春秋書求賻求車求金者皆所以見王室之衰替諸侯之不臣焉爾寧有輕重於其間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出忽歸復正也何以書惡祭仲之擅廢置君也衛
叔文子所謂視君不如弈棋者祭仲是也
許叔入于許
傳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春秋紀列國之變
所以見人欲横流之中而未嘗無天道也鄭莊公吞
噬許國挾齊魯之力入許而逐其君使其大夫國人
奔潰四出可謂人欲横流矣及身没之後權臣擅命

二子爭國幾於喪亡故許叔因鄭之亂得還其舊都非所謂天道之昭昭者乎茍知天道之昭昭如是則凡世之肆其欲者可以戒矣此春秋書許叔入許之義也先儒謂許叔能復其宗社故春秋賢而字之抑不思許叔罹鄭莊之虐遲徊于外者十有五年不能乞靈於王室假援於諸侯以復君父之仇也今幸鄭之亂乘間以入其國此雖甚愚者為計亦不容不出於此何以謂之賢哉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其於名

字無擇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是寵簒逆也而書榮叔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是以臣敵君而爲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亦賢而字之耶朱氏謂春秋非字字皆有義者此類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爲納突也魯桓以弟簒兄鄭突以庶奪嫡故突之求

入于鄭魯必為之盡力焉同惡相濟之道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諸侯之出奔者皆為其臣所逐也鄭伯突以庶奪嫡遂為祭仲所制不堪仲之為而謀殺之未成而仲知之是突之出奔者祭仲逐之也衛朔以讒鬩取

寘伋壽於死地故二公子洩職怨之而立黔牟是朔之出奔者洩職逐之也二者俱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爾不然則其大夫國人皆將安之以爲君矣援已者無德色異已者無叛心所謂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庸可逐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盟于黄平齊紀也蓋齊欲害紀而魯平之義也何以書曰春正月及齊紀盟夏五月及齊師戰見魯桓反

覆不常以誤紀之託紀侯不擇所主以自誤其國也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魯桓是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是已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聞君死而歸必嘗得罪於君而出矣以爲其自歸則志在於爭國以爲蔡人召之則非出於王命二

者必有一焉皆罪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者桓公也侯字誤也春秋之法五等諸侯歿皆稱公緣臣子之心而尊之也故漢孔融爲鄭康成立鄉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尚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即春秋書公之義也啖助謂蔡人請謚於王而加謚於

本爵者妄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或謂公本與夫人俱至于濼而不書夫人者是必夫人尚有所憚不敢出會也使公能制之於始不與偕往於齊豈有後日之禍不知桓公身為簒弑之賊天理絕矣尚何責以夫夫婦婦之道耶制於孽婦禍至

殺身殆天奪之魄也書所謂從逆凶者桓公是已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見弒於齊不言弒爲内諱也言薨于齊則弒自見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君弒不書葬者仇人當國或國内亂不得以成

禮葬焉爾桓之書葬者仇人在齊而其國固無恙焉故得以成禮葬之也

春秋通說卷二